

暗夜星火铸史诗

——重读董希文油画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

长征，是镌刻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的精神丰碑，是 20 世纪人类史上震撼世界的英雄史诗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长征题材始终是革命历史美术创作的重要主题。在众多同类作品中，董希文创作于 1957 年的油画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突破激战、险渡、雪山行军等经典戏剧化叙事，以荒原篝火夜宿的静谧场景重构长征史诗意境，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鲜明的民族画风，成为红色美术史上的经典力作。作为油画民族化的开拓者，董希文融合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审美，以夜色荒原、星火微光与坚毅的红军群像，含蓄而磅礴地诠释了不朽的长征精神。

一、时代语境：

20 世纪 50 年代历史画浪潮与董希文的创作初心

20 世纪 50 年代，新中国全面推进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，通过视觉艺术梳理革命历程、凝聚民族共识。大批画家深入革命旧址、走访亲历老兵，催生了《开国大典》《飞夺泸定桥》《红军过雪山》等经典作品。这一时期的长征题材创作，大多偏好激烈战斗、生死突围、征服天险等高冲突场面，依靠强烈的视觉张力直观表现长征的艰苦卓绝。

在同质化的史诗叙事中，董希文跳出固有创作模式。1957 年的他早已凭借《开国大典》确立艺术地位，却拒绝重复套路化表达。通过大量走访长征老兵、梳理口述史料，他敏锐捕捉到长征最真实、最易被忽略的日常：相较于短暂的激战，漫长征途更多是无尽行军后的深夜休整。荒原寒夜、篝火微光、疲惫却坚守的战士，藏着长征最质朴、最动人的精神内核。

董希文曾在手记中写道：“长征的伟大，不只在战胜天险强敌，更在于一群普通人，在极致困苦里守住不灭的理想。炮火是长征，荒原寒夜的静默坚守，同样是长征。”不同于同期作品侧重外部苦难与斗争，作品转向向内的精神书写，以静态休憩场景承载宏大史诗主题，形成独一无二的“静默史诗”叙事，填补了长征题材温情、日常化的创作空白。

与此同时，这幅作品也是董希文油画民族化探索的重要实践。他摒弃对西方油画范式的机械照搬，尝试将中式意境、留白思维与写意色彩融入写实油画，让外来艺术语言贴合中国历史叙事与东方审美气质，为红色主题油画开辟了全新创作路径。

二、构图与色彩：

明暗对抗的视觉诗学，夜色篝火构建史诗空间

作品画幅宏大，197×305 厘米的横向形制，契合长征万里绵延的壮阔气质。画面层次井然，分为远景暗夜荒原、中景篝火群像、近景休憩战士三重空间，



▲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油画

（董希文 / 绘）

层层递进、虚实相生。不同于西方油画的单点透视，画作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，视线平缓游走、意境开阔辽远，营造出苍茫无尽的征途氛围。

画面左侧大面积沉暗夜空，蓝紫、墨黑的厚重云层堆叠交织，渲染出荒原深夜的凛冽压抑，象征长征全程的绝境磨难与重重困境。右侧跳动的篝火是整幅作品的视觉核心，炽烈橘红与明黄火光漫散开来，温柔覆于战士的脸庞与衣衫之上。冷色绝境与暖色信仰形成极致视觉对冲，一暗一明、一冷一暖，构筑起作品最核心的审美与象征体系。

董希文赋予色彩极强的精神寓意：大面积冷色调指代自然险恶、物资匮乏、前路迷茫的苦难现实；篝火暖色是革命火种、理想希望与不灭信仰的具象化身。纵使长夜笼罩四野，星火依旧生生不息，暗合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的革命真谛。冷暖色彩柔和交融、彼此包裹，隐喻革命理想扎根苦难现实、于绝境中顽强生长的伟大生命力。

在光影处理上，画家摒弃西方规整柔和的光影体系，运用写意化明暗塑造形体。战士躯体半隐夜色、半沐火光，轮廓硬朗凝练，弱化细碎光影、强化整体雄浑质感。远景云层大笔触厚涂，混沌苍茫、星月隐匿，烘托征途的未知与艰难；近景荒原笔触粗犷概括，以简洁的环境刻画凸显人的精神重量，达成以景衬人、以静写壮的东方美学效果。

三、群像塑造：

平凡战士的人性温度，藏于疲惫身躯下的精神丰碑

作品最大的艺术突破，是彻底摆脱革命题材“高大全”的符号化塑造，以普通人的真实肉身疲惫，成就革命者的精神崇高。画面数十位战士姿态各异、神态鲜活，拥有独立的情绪与状态，又凝聚成统一坚韧的集体气质。

篝火中心，一名年轻战士静坐吹笛，火光勾勒出沉静温柔的侧脸，成为画面的精神象征。周围战士形态不同，真实可信：有人倚枪小憩、消解行军疲惫，有人侧耳静听、沉醉片刻安宁，有人擦拭枪械、时刻整装待发，有人相拥取暖、

抵御荒原寒夜。画家毫不避讳长征的艰苦现实：战士衣衫破旧、身形瘦削、肤色黝黑，眉眼倦怠、肢体松弛，尽显长途跋涉的身心透支。这种不加美化的真实刻画，褪去了英雄的悬浮光环，赋予人物鲜活可触的人性温度。

真实的疲惫之下，是从未崩塌的信仰。所有战士的神态皆无颓丧绝望：休憩者眉目舒展、心境安然，聆听者目光温润、心怀憧憬，警戒者身形清瘦却脊背挺直。寒夜笛声是绝境里的精神浪漫，在饥寒生死的严酷征途中，红军依然保有对美好与诗意的追求。这正是董希文对长征精神的深刻诠释：长征不仅是求生的跋涉，更是怀揣信仰、奔赴光明的理想远征。

画面构建了完整的红军人物谱系，少年战士、中年士兵、基层指挥员错落分布，年龄、身份层次丰富。画家刻意弱化个体英雄与领袖形象，将叙事重心归于普通人民军队群体，证明长征的胜利源于千万平凡战士的坚守，英雄根植于人民之中。

笔触语言精准贴合人物气质：刻画躯体与衣衫时厚重粗粲，尽显风霜艰苦；刻画少年脸庞与火光光影时细腻温润；远景人群笔触朦胧虚化，虚实相生、主次分明。人物与暗夜、篝火、荒原深度交融，苦难环境与精神希望相互共生，让整组群像成为长征精神最生动的视觉载体。

四、艺术革新：

油画民族化的深度实践，中西美学的融合共生

作为油画民族化的奠基人，董希文坚持：油画必须扎根中国审美、讲述中国故事，不能盲从西方体系。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从构图、色彩、笔触、意境 4 个维度，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。

构图上，作品承袭中国绘画散点透视与“计白当黑”理念，以大面积暗夜虚空为“留白”，反衬篝火人群的精神重量，空间悠远、意境绵长，突破西方焦点透视的封闭叙事，完美适配长征万里无疆的宏大主题。

色彩上，脱离西方写实光影逻辑，

采用中式“随类赋彩”的写意色彩观。画家主观强化夜色冷沉、篝火热烈的色彩对比，色彩服务于情绪表达与精神象征，不再单纯复刻客观现实，形成抒情性、表意性极强的东方色彩体系。

笔触上，兼容国画笔墨意趣。远景荒原云层大笔横扫，如山水泼墨写意；人物轮廓顿挫凝练，兼具书法线条力度；火光笔触灵动跳跃，在油画厚涂肌理中，保留中国画干湿、浓淡、虚实的笔墨节奏，实现媒介不同、意境相通。

意境上，遵循中国美学“情景交融”的内核。西方历史画重戏剧冲突与情节叙事，作品以静代动、以柔写刚，用静谧夜宿场景含蓄承载磅礴史诗力量，于无声处见精神、于平淡中见崇高，是典型的东方抒情史诗范式。

同时，作品坚守西方写实造型根基，人物结构严谨、形体精准，实现以西为骨、以中为魂的完美平衡，构建出成熟、本土化的红色油画创作范式，成为新中国油画民族化进程中的标杆之作。

五、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：

跨越时代的长征精神视觉载体

（一）红色美术史的独特坐标

在 20 世纪 50 年代长征题材创作普遍聚焦外部斗争、外在艰险的背景下，董希文的作品开辟了内向化、精神化的长征叙事新路径，证明平凡静默的日常瞬间，同样可以承载宏大的革命史诗，极大拓展了革命历史画的创作边界，深刻影响后世红色题材创作。

同时，作品与《开国大典》等作品互为补充，完善了董希文的油画民族化体系，推动外来油画艺术深度扎根中国文化土壤，构建起独立自主、具有东方审美品格的中国红色油画语言体系。

（二）跨越时代的精神启示

时隔近 70 年，这幅作品依旧具有充沛的当代价值。和平年代虽无战火硝烟，却依旧存在理想坚守、逆境磨砺的人生与时代命题。画作承载三重精神内核：直面苦难、负重前行的坚韧意志；身处贫瘠、心怀诗意的精神浪漫；守望相助、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。

董希文的创作提供了珍贵启示：红色艺术的根本是写人、写情、写心，唯有立足真实人性、捕捉细微精神状态，革命精神才能真正深入人心。同时，当代艺术创作必须深耕中华美学传统，坚持本土话语创新，实现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精神价值的双向赋能。

暗夜沉沉，星火永续。一簇荒原篝火，照亮了一代人的信仰征途，也留存了中华民族永不弯折的精神脊梁。时至今日，这幅沉静厚重的经典画作，依旧持续传递着直击人心的精神力量，为红色文化传承、当代艺术创作与民族精神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与启示。

（王鹏瑞）